

10913/1-11



魯 迅

華 蓋 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出版說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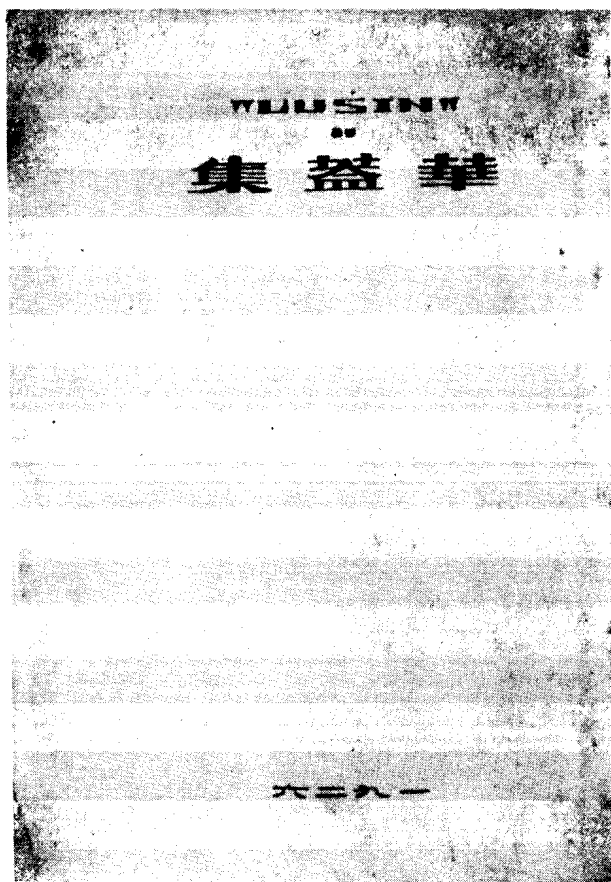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这次出版，曾經依照作者亲自編校的初版，并且參照各篇最初發表时的杂志和报纸，作了初步的校勘。凡在以往各种版本中存在而为我们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，都已經加以改正。同时，我们又試加了一些注釋，附在全書的后面，在正文中則标以 1、2、3……的号碼。

本書最初于一九二六年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，此后印行的版本都和初版相同。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员会編輯、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中，本書編入第三卷；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《魯迅三十年集》时，本書也曾收入。

本書这次試加的注釋，不妥、錯誤和不充分之处一定不少，恳切希望讀者指正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六年八月



《華蓋集》初版封面

目 錄

題記	1
----------	---

一九二五年

咬文嚼字(一至二)	5
青年必讀書	7
✓ 忽然想到(一至四)	8
通訊	14
論辯的魂靈	21
犧牲謨	24
戰士和蒼蠅	28
夏三虫	29
✓ 忽然想到(五至六)	31
雜感	35
北京通信	38
導師	41
長城	43
✓ 忽然想到(七至九)	44
✓ “碰壁”之后	50

并非閑話.....	56
我的“籍”和“系”.....	61
咬文嚼字(三).....	64
忽然想到(十至十一).....	65
补白.....	74
答KS君.....	82
“碰壁”之余.....	85
并非閑話(二).....	90
十四年的“讀經”.....	93
評心雕龙.....	97
这个与那个	100
并非閑話(三)	108
我觀北大	114
碎話	116
“公理”的把戏	119
这回是“多数”的把戏	125
后記	128
注釋	131

題 記

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，整理了这一年所寫的雜感，竟比收在《熱風》里的整四年¹中所寫的还要多。意見大部分还是那样，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質直了，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，議論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，很足以貽笑于大方之家²。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。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，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。

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，觀照一切，歷大苦惱，嘗大欢喜，發大慈悲。但我又知道这必須深入山林，坐古樹下，靜觀默想，得天眼通，离人間愈远遙，而知人間也愈深，愈廣；于是凡有言說，也愈高，愈大；于是而为天人师。³我幼时虽曾夢想飛空，但至今还在地上，救小創伤尚且來不及，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，立論都公允妥洽，平正通达，像“正人君子”一般；正如沾水小蜂，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，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，但也自有悲苦憤激，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領会。

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，又是一个常人，能够交着“華盖运”。

我平生沒有学过算命，不过听老年人說，人是有时要

交“華蓋運”的。這“華蓋”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說作“錢蓋”了，現在加以訂正。所以，這運，在和尚是好运；頂有華蓋，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。但俗人可不行，華蓋在上，就要給罩住了，只好碰釘子。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，就碰了兩個大釘子：一是為了《咬文嚼字》，一是為了《青年必讀書》。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，收了一大捆，至今還塞在書架下。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，文士，正人，君子等等⁴，據說都是講公話，談公理，而且深不以“黨同伐異”為然的。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，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，——但這自然是為“公理”⁵之故，和我的“黨同伐異”不同。這樣，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，只好“以待來年”⁶。

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。那好意，我是很感激的，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。然而要做這樣的东西的時候，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东西，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里有這麼麻煩的禁令，倒不如不進去；還是站在沙漠上，看看飛沙走石，樂則大笑，悲則大叫，憤則大罵，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，頭破血流，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，覺得若有花紋，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國的文士們⁷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面包之有趣。

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，單是中國，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，我竟往往沒有論及，似乎無所感觸。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，對於中國的社會，文明，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，因此曾編印《莽原周刊》⁸，作為

發言之地，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。在別的刊物上，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，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。

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，深得這夜將盡了，我的生命，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，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，而我所獲得的，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。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，也不想遮蓋這些，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，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癢痕。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着的，會知道這意思。

我編《熱風》時，除遺漏的之外，又刪去了好几篇。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，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，幾乎都在這里面。

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，

記於綠林書屋東壁下。

咬文嚼字¹

—

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，却偏喜歡用輕靚麗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：加些草頭，女旁，絲旁。不是“思黛兒”，就是“雪琳娜”。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邇，但姓氏并無男女之別，却和中國一樣的，——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略有區別之外。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綢，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蘆，則歐文²的小姐正無須改作嫗紋，對於托爾斯泰³夫人也不必格外費心，特別寫成妥孀絲苔也。

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介紹世界文學的文人，却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，Gogol 姓郭；Wilde 姓王；D'Annunzio 姓段，一姓唐；Holz 姓何；Gorky 姓高；Galsworthy 也姓高，⁴假使他談到 Gorky，大概是稱他“吾家 rky”⁵的了。我真萬料不到一本《百家姓》⁶，到現在還有這般偉力。

一月八日。

二

古时候，咱們学化学，在書上很看見許多“金”旁和“金”旁的古怪字，据說是原質名目，偏旁是表明“金屬”或“非金屬”的，那一边大概是譯音。但是，鏹，鎳，錫，錯，矽，⁷連化学先生也講得很費力，总須附加道：“这回是熟悉的悉。这回是休息的息了。这回是常見的錫。”而學生們为要記得符号，仍須另外記住臘丁字。現在漸漸譯起有机化学來，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，也更難了，几个字拼合起來，像貼在商人帳桌面前的將“黃金万兩”拼成一个的怪字一样。中國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倉頡⁸。我想，倘若就用原文，省下造字的功夫來，一定于本職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績，因为中國人的聰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。

在北京常看見各样好地名：辟才胡同，乃茲府，丞相胡同，協資庙，高义伯胡同，貴人关。但探起底細來，据說原是劈柴胡同，奶子府，繩匠胡同，蠍子庙，狗尾巴胡同，鬼門关。字面虽然改了，涵义还依旧。这很使我失望；否則，我將鼓吹改奴隸二字为“弩理”，或是“努礼”，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兒，不必再愁什么了。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，爆竹畢畢剝剝地都祀过財神了。

二月十日。

青年必讀書¹

——应《京报副刊》的征求——

青年必 讀 書	從來沒有留心过， 所以現在說不出。
附	但我要趁这机会，略說自己的經驗，以供若干讀者的参考—— 我看中國書时，总觉得就沈靜下去，与 实人生离开；讀外國書——但除了印度——时，往往就与人生接触，想做点事。 中國書虽有劝人入世的話，也多是僵尸的乐观；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。 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國書，多看外國書。 少看中國書，其結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“行”，不是“言”。只要是活人，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。 (二月十日。)
注	

忽然想到¹

—

做《內經》²的不知道究竟是誰。對於人的肌肉，他確是看過，但似乎單是剝了皮略略一覷，沒有細考校，所以亂成一片，說是凡有肌肉都發源于手指和足趾。宋的《洗冤錄》³說人骨，竟至于謂男女骨數不同；老仵作之談，也有不少胡說。然而直到現在，前者還是醫家的寶典，后者還是檢驗的南針，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。

牙痛在中國不知發端于何人？相傳古人壯健，堯舜時代蓋未必有；現在假定為起于二千年前罷。我幼時曾經牙痛，歷試諸方，只有用細辛者稍有效，但也不過麻痺片刻，不是對症藥。至于拔牙的所謂“離骨散”，乃是理想之談，實際上並沒有。西法的牙醫一到，這才根本解決了；但在中國人手里一再傳，又每每只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，仍復漸漸地靠不住起來。牙痛了二千年，敷敷衍衍的不想一個好方法，別人想出來了，却又不肯好好地學；這大約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罷。

康聖人主張跪拜，以為“否則要此膝何用”。“走時的腿

的动作，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，但忘記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，則不可謂非聖人之疏于格物⁵也。身中間脖頸最細，古人則于此斫之，臀肉最肥，古人則于此打之，其格物都比康聖人精到，后人之爱不忍釋，实非無因。所以僻縣尙打小板子，去年北京戒嚴時亦尝恢复殺头，虽延國粹于一脉乎，而亦不可謂非天下奇事之三也！

一月十五日。

二

校着《苦悶的象征》⁶的排印样本时，想到一些瑣事——

我于書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見，就是在書的开头和每个題目前后，总喜欢留些空白，所以付印的时候，一定明白地注明。但待排出寄來，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緊，并不依所注的办。查看別的書，也一样，多是行行挤得極緊的。

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，每本前后总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，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寬。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，天地头又都很短，想要寫上一点意見或別的什么，也無地可容，翻开書來，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；加以油臭扑鼻，使人發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，不特很少“讀書之乐”，且覺得仿佛人生已沒有“余裕”，“不留余地”了。

或者也許以这样的为質朴罢。但質朴是开始的“陋”，精力瀰滿，不惜物力的。現在的却是复归于陋，而質朴的

精神已失，所以只能算竄敗，算墮落，也就是常談之所謂“因陋就簡”。在这样“不留余地”空气的圍繞里，人們的精神大抵要被擠小的。

外國的平易地講述學術文藝的書，往往夾雜些閑話或笑談，使文章增添活氣，讀者感到格外的興趣，不易于疲倦。但中國的有些譯本，却將這些刪去，單留下艱難的講學語，使他復近于教科書。這正如折花者，除盡枝葉，單留花朵，折花固然是折花，然而花枝的活氣却滅盡了。人們到了失去余裕心，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余地心時，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。上述的那兩樣，固然是比牛毛還細小的事，但究竟是時代精神表現之一端，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別樣。例如現在器具之輕薄草率（世間誤以為靈便），建築之偷工減料，辦事之敷衍一時，不要“好看”，不想“持久”，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。即再用這來类推更大的事，我以為也行。

一月十七日。

三

我想，我的神經也許有些替亂了。否則，那就可怕。

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。

我覺得革命以前，我是做奴隸；革命以後不多久，就受了奴隸的騙，變成他們的奴隸了。

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。

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里的猶太人，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。

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，然而又不是故意的。

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。

退一萬步說罷，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，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，實在已經失傳了，雖然還只有十四年！

二月十二日。

四

先前，聽到二十四史不過是“相斲書”，是“獨夫的家譜”一類的話，⁷便以為誠然。後來自己看起來，明白了，何嘗如此。

歷史上都寫着中國的靈魂，指示着將來的命運，只因為塗飾太厚，廢話太多，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。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，只看見点点的碎影。但如看野史和雜記，可更容易了，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。

秦漢遠了，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，且不道。元人著作寥寥。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，則現在多有。試將記五代，南宋，明末的事情的，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，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，仿佛時間的流駛，獨與我們中國

無關。現在的中華民國也还是五代，是宋末，是明季。

以明末例現在，則中國的情形还可以更腐敗，更骯髒，更凶酷，更殘虐，現在还不算达到極点。但明末的腐敗骯髒也还未达到極点，因为李自成，張献忠⁸鬧起來了。而張李的凶酷殘虐也还未达到極点，因为滿洲兵進來了。

（难道所謂國民性者，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？倘如此，將來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，也还是一句爛熟的話，古已有之。）

伶俐人实在伶俐，所以，决不攻难古人，搖动古例的。古人做过的事，無論什么，今人也都会做出來。而辯护古人，也就是辯护自己。况且我們是神州華胄，敢不“繩其祖武”⁹么？

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：國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。在这“不可知”中，虽可有破例——即其情形为从來所未有——的滅亡的恐怖，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，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借罢。

但这一点慰借，也会勾消在許多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筆上，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，扑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，因为相似的老例，也是“古已有之”的。

其实这些人是一类，都是伶俐人，也都明白，中國虽完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，——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來。倘有不信，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，开口“大兵”，閉口“我軍”，你能料得到被这“大兵”